

釋太虛著述

法相唯識學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釋太虛著述

法相唯識學
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法相唯識學概論諸序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西方近代，學說思想，並國勢以勃興。科學哲學，風起雲湧，氣蓋全球，可謂盛矣。而哲學窮究宇宙之本體，示導人生之歸趣，尤異於科學之但究枝葉，僅求實用。是故博大精深，特在哲學。哲學之派別繁多，而旗鼓對立，厥爲唯心唯物之兩系。主張唯心者，以爲宇宙萬象，皆唯心變。所謂外物，都非實有。蓋云有者，不越所知。諸所知者，不越眼耳鼻舌身五官之感相，色聲香味堅煖重輕等是也。如是感相，隨覺官而變，隨時空而變，初無定性，爲實外境。所謂物者，又超越色聲香味堅煖重輕等相；意識於此聚集之諸相，分析之，綜合之，而賦以別別客觀獨立之觀念，由是覺其爲外物焉，如是而已矣。故唯心論亦稱爲意象論，觀念論也。若爾，則心未起時，宇宙萬有應盡空無。然心雖不生，物自相續，故知唯心義難安立。爲答斯難，巴克萊乃有上帝之說，以濟其窮。新康德派有宇宙大心之說，以廣其量。由是唯心之心，乃入玄漠。唯物論者，以爲宇宙之初，唯有雲氣。質點凝聚，漸成地球。物質化合化分，漸成生物。生物進化，漸有人類。人類進化，智慧以生。智情之用，厥號心識。所謂心者，既後物質以生，藉身體以存，緣外境而起，云何可說離物有心？所謂心者，不過物質凝合所起之用耳。以是故說，宇宙本體，體唯是物。雖然，生物進化之論，今之學者既每謂其不通。無心

獨存之星雲世界，又非有心之人類所能實證。若謂心意必麗夫身體以見聞，則固有離耳目而視聽者。必謂心意必緣外境而後起，則固有離外境而思慮者。如夢，如思，及諸變態心理，又如神鬼等事，彼所憑藉所緣慮何物歟？若謂此皆幻覺錯覺，則當知所以成此幻覺錯覺者，乃大有其因。若謂是皆迷信妄想，則當知所以生此迷信妄想者，實別有其故。理由不充，疑惑不解，而徒斥他人爲迷爲妄，此甚非科學哲學家說理求真之態度也。是故唯物之言，祇爲武斷。由前之說，唯心不成。由後之說，唯物不成。自餘調停兩家，有中立一元之說，有相對二元之論，乃至其他多元論等，要皆徒增諍論，非能實證本體者也。宇宙之本體既終未明，則人生之正道亦終無由定。故西方學說，雖極繁昌，而捫象索空，概未有見於道也。然則人生宇宙，固終若是其茫乎？蓋凡情俗智，無以測至理之高深耳。必有大聖，斷盡無明，德智圓融，超然出世，然後乃能反照世間，達其性相，安立聖教，昭發愚蒙，是則我佛如來應正等覺之教是也。其教謂何？曰唯識教。所云唯識者，識謂認識，能識卽心，所識卽境，一切所識，不離能識。一切境界，皆卽心故。是故佛言：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。又言：無有少法，能取少法，然卽此心如生時，卽有如是影像顯現。卽以斯義，建立唯識。若爾，佛說何以異於西方唯心論耶？曰：雖說識所緣，但唯識所現；於所緣緣中，別立疏所緣緣，不撥本質故。雖不撥本質，而謂本質山河大地器界根身，仍卽第八阿賴耶識之所變故。雖說阿賴耶識內變根身外變器界，而說此識隨業招感，轉識本識互爲緣生，不同上帝唯一獨尊創造萬物故。又說有情各有八識，六位心所，所變相見，分位差別，不同主觀唯心論者推論所極成唯我論。又亦不同客觀唯心論者，執一大心爲諸有情所依故。如斯種種，不同彼說。勝義嚴毅，如諸經論。是故西洋唯心諸家之說皆不極成，獨佛唯識義理極成。唯識之理成，本體之義著。既證本體，方達人生。人生者，

心識之流轉耳。如斯心識，隨業報以循環，隨善惡業而差別。由諸惡業，長墮三途。由諸善業，報感人天。生命相續，無始無窮。既有業報之世間，乃有出世之解脫。斷惑證真，不造彼業，彼果自盡。故由斯二乘解脫生死，諸大菩薩得大菩提。世出世間，又唯心識之轉依耳。是故唯識之教，既證宇宙之本體，復示人生之正道，無上甚深，至極究竟。誠迷津之寶筏，黑夜之明燈也。茫茫世間，捨此焉怙？去聖日遠，正法漸衰。千餘年來，人習苟簡，微言勝義，闡而不彰。西化東來，國人頻頻感於彼方哲學科學之昌明，漸乃警覺而返求義理於佛典。於是唯識法相之教，乃漸漸顯著於世。西方之大有功於佛法，蓋如此也。若夫宣昭勝義，宏昌至理，祛唯物論之蔽執，救觀念論之窮蹙，使百家異說息，其謬訟，五洲有情同趨正道，平人世之紛爭，開聖域之廣大，如斯偉業，非吾東方人崇信佛教多聞正法者之責而誰責歟？洋自從師受學，即早有志於斯，而愧微力之弗逮也。爰有太虛法師，法門人傑，學貫東西，大願精勤，說法無倦。近講法相唯識學概論，詳稽內外，義盡始終，明辯玄思，縝密無比。而於西洋唯心諸論，所以不能成立，及法相唯識學至極成立之故，言之彌爲鄭重周詳，都無遺義。誠足以引攝羣機，咸歸正道，顯揚聖教，克宏偉業也。書成囑洋爲序。洋以淺學，奚贊幽深，祇以景慕欣喜之餘，用書所懷，以祝大法之由是宏通云爾。甲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。

南充白衣王恩洋序於龜山書房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張化聲

人生宇宙問題，粗淺之有所實驗，是爲科學。迷謬之有所信仰，是爲宗教。虛玄之有所討論，是爲哲學。

科學家由感覺與知覺，以經營統制世界之形形色色，視宇宙爲一大機械。人類者，大機械中之一分子，天演而進化，即趨機械以動；享受之幸福，即添機械之力。極其弊，以萬類爲芻狗，認血光爲文明，此其主義，號稱唯物。

宗教家不憚於現世之狀態，由感情之衝動，崇拜一尊，以說明萬事萬物之本源，而遐想於將來之安慰；是以鬼怪龍天，皆足以應救世之主，而民族悲慘之背景，愈以顯現，此其威權演爲唯神。

哲學家用想像之力，虛懸一的，而以理論供其莊嚴，或撫拾一二事實，用內籀法，以推其結論。治學之方法各別，所得之原理亦異；羣盲摸象，或曰唯物，或曰唯神，或曰唯心，而人生與宇宙，遂成爲學術上之大謎。

佛法者非科學而科學，非宗教而宗教，非哲學而哲學，其精義乃在法相唯識。

蓋識體變似二分，見分爲能究之知識，相分爲所研之對象，已攝科學之全。

世界有情，各以自識顯現根身器界，則宗教已失其立足之點。

且也大地山河，華藏世界，乃各識共變，則不同於哲學之主觀唯心論。

聰明愚魯，貧富壽夭，乃各識自變，則不同於哲學之客觀唯心論。

前六識外，成立七八兩識，六識同時與八識變，則現象與本質不生問題。能緣二分，與所緣三分轉，則內心與外

境，不成角立，尤非意志唯心經驗唯心直覺唯心等所能夢見。

是以人生者，卽一類相續識種所變現之成績品耳。宇宙者，卽此識幻影之分位差別耳。無所謂神，更無所謂物。所以解之則爲唯識境，形色質點之散聚，品類事物之繁曠，各得其條理與因素，初不必高唱創造，恣談文化。

修之則爲唯識行，六度萬行，不過圓滿自心之菩提，而非乞靈于道德政治與法制。

證之則爲唯識果，變修羅爲菩薩，化地獄爲淨土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，初非有所奮鬥，有所進化。昔者，彌勒無著，承文佛遺規，獅音一吼，魔外潛踪。今之世變急矣，人心之陷溺極矣，死光誤作明星，鳩毒甘于醍醐，呼號慘痛之聲，震於耳鼓，憔悴悲傷之形，映於眼簾，古人有言，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？余於太虛法師之法相唯識學亦云。是爲斂。

甲戌除夕，張化聲斂于武昌佛學院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唐大圓

說文手持戈爲我。以手持戈，成世界無邊之戰爭，皆由有我。故我之一字，細析之，則手可名我執，戈名我所之法。執我執法，爲世界一切有情生存競爭之起點。今世界第二次大戰將開始矣，吾儕悲天愷人，將何以救之乎？是唯依佛說一切法無我之理，實證一切法相皆唯識變，毫無實我實法存在於其間。無實我，則問爾有情之爭，爲誰爭耶？無實法，則問爾有情之所爭，果何物耶？既無能爭之我，則我空。復無所爭之物，則法空。我法二空，而猶有所謂生存競爭耶？無乃空與空爭，或虛空粉碎，吾不得而知耶？以是勝義，由空門入，告思簡樂略者，則有成實三論禪淨密等宗，及中國之道，或儒明大義之宋學。由有門入，告思繁樂廣者，則有俱舍唯識賢首天台律等宗，及中國之儒，或儒闡微言之漢學。如是由空有二門，入不可思議法界，微塵剎海，帝網重重，然皆破我執，除煩惱障，證生空智；破法執，除所知障，證法空智也。乃至修六波羅蜜，歷十菩薩地，得無上正等正覺，亦惟成就此一切法無我與一切法唯識之義而已。其漸修也，必經三大阿僧祇劫，行菩薩道，是真菩薩，亦必勇猛精進，得大無畏。一念萬年，萬年一念，不問劫之短長，究竟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，雖佛爲怯弱畏退衆生，開方便門，說帶業往生，見性成佛，卽身成佛等。而其破我法執，證唯識性，則決非見小欲速者之所能焉。若自反我法執未破而談成佛，則當悟是魔。若自省我法執已破，則佛且不言成，何遲速之與有。觀音地藏之未肯成佛，彌勒之待將來，吾儕應知慚愧，應如是學。慎勿欲超觀音地藏而過彌勒，所謂若云有一法超過菩提者，應是魔說，過猶不及故。是故今日談世法，則一切法無我而已。談出世法，則一切法唯識而已。無

我唯識攝世世間一切法盡。今世三藏法師太虛上人，兼嫻世典，囊括萬有，所著法相唯識學，是欲以一切法攝世出世間，如中國諸子百家，歐美哲學，融會貫通，皆歸唯識，而無實我，亦無實法。戲論永息，正智朗耀。庶幾消泯全世界以手持戈起大戰爭之我，而作止戈爲武之大法王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轉大法輪焉。吾籍讀深思，歡喜踊躍，遂合掌恭敬而爲之贊曰：

世界第二次大戰，皆起於我法二執；

今證唯識破我法，能爭所爭畢竟無。

民國乙亥春，弟子大圓沐手敬贊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彥明

法相唯識，寓理幽玄，含義深遠，今欲平易說之，簡明述之，豈尋常之業哉？諺云：『習俱舍於此世，修唯識於來世。』縱雖二世三世，相次學之，凡愚仍不能通曉焉。經曰：『阿陀那識甚深細，習氣種子如瀑流，我於凡愚不開演，恐彼分別執爲我。』蓋是菩薩聖者之道，而非凡夫二乘之教也。釋太虛法師，能究性相蘊奧，夙建法幢，恒演法施，以大菩薩行爲己任，曾應廈門大學文哲學會之聘，講法相唯識學概論，門人筆記成冊子，簡易詳明，敘述井然，或說萬有本因體質；或論吾人自我及價值而擯外典小乘之偏淺。又汎舉泰西唯心論而指摘其缺陷，最後闡述法相唯識學之長，示可遵之故。余一讀至比較批判唯物唯心處，坐使聯想成唯識論廣破外小，起信論對治邪執，歎同工異曲，平易簡明，世有往往試講述斯學者，率多拮屈艱澁，未有如是之詳明。若夫志大乘者，精讀玩味，則得入斯道之門也。余受其惠賜，隨喜難禁，乃據所懷，是爲序。

昭和十年乙亥二月上浣日本沙門彥明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梅光羲

法相一宗，在印度則有無著天親護法；在中土則有玄奘窺基慧沼智周，次第相繼爲之宏揚。惜乎爲時未久，印度有回教之侵入，中土又遇會昌之難，此宗教義摧殘殆盡！宋之永明，元之雲峯，詮釋此宗，以去古未遠，尙能於殘編斷簡中，尋得若干根據，迨至明清兩代，明昱智旭，清潤普泰，廣承大真，智素大惠，乃至王肯堂吳樹虛諸賢，雖各有著述，然於精義，則未能發揮。蓋唐疏久失，無可依據故也。清末先師楊仁山先生，由日本取回唐疏多種，致向之流失千年者，一旦從此獲得，誠可謂殊勝因緣。宣統初元，余與太虛法師遇於廣州時，唯識述記雖已由金陵刻經處鐫板，然叢林中尙少流通，余以此持贈法師，法師大歡喜，歎爲得未曾有！去秋法師講此宗大義於廈門大學，聽衆踴躍皈依，并錄其講義公之於世，名之曰法相唯識學概論，法師夙具智慧，且有無礙之辨才。研究此宗，又二十餘載，宜其析義精當，爲人所傾倒若此也。其中徵引歐洲近代哲學家之說，一一加以糾正，俾世之學者，不至墮於無因邪因斷常等等諸見，其功德尤爲無量。法師以此書示余，並囑余爲序，余仰法師之佛學精深，足以引導羣倫，故敘述往事，以爲贊歎云爾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南昌梅光羲序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羅普悟

宇宙現象何因而起，其本質若何，復如何由本質而變現此宇宙萬殊之形象，且人生應趨向之鵠的若何，其達此鵠的之方法又安在？此皆世間學者之所急欲與聞，而為哲學宗教科學之所探測研求，尙待解決者，能解決此諸問題，得其究竟者，厥唯佛法乎。佛法之為宗教為科學為哲學，非宗教非科學非哲學，且勿具論。要其所解決者，則固與哲學宗教科學之目的無以異也。然哲學宗教科學之所解答，已自有正謬淺深之分，而置之佛法大智海中，則尤有正謬淺深之判，佛法之視哲學宗教科學，雖不無謬之淺之之慨，而其流派宗尙，又自有偏圓隱顯之別。然則對於上文所述諸問題，欲得究竟之解決者，固舍至正至深至圓至顯之法相唯識學無能為役矣。雖然從事於哲學宗教科學及法相唯識者夥矣，而未必皆兼及焉，兼及矣又未必皆兼善焉。此法相唯識學之所以未能大行於時，而慈悲方便之大願菩薩，所由機械相應以弘揚之者歟。太虛大師，能涵融抉擇夫哲學宗教科學而深入法相唯識之理，復具慈悲方便，辯解無礙，固世人所同欽崇。今讀大師法相唯識學概論而益信。茲論於明法相唯識之要義，則楷定斯學之範疇，確立不拔之基礎，明法相唯識學之由起，則抉擇夫哲學宗教科學及小乘偏空之執見，銷盡疑滯，明其餘唯心論不能成立之故，則破其謬似偏淺，堅無不摧；明法相唯識學能成立之故，則顯其正確深圓，理無不極；復樹立人生應趨向之鵠的，在轉染成淨，得大般涅槃而起四智妙用，其致此之方法，則為改變心理改變生理改變物理之四尋思引四如實智與五重唯識觀，終之以明法相唯識學之利益，在成就破謬斷障證真顯如，享永久之安樂，得無

礙之清淨，佛法之教理行果，攝說無餘，異論之迷謬偏淺，掃蕩以盡，俾夫拘囿於哲學宗教科學一孔之域者，聞之足以銷僻執開正見，而向之所迷惘難決者，胥粲然解釋而無餘蘊。將見由是入法藏，啓實行，證大覺，以淨化乎宇宙萬類矣。世有智人請試究之！

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普悟羅燦謹敘於首都旅次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密林

今人侈談現實；然則言現實者宜無若法相唯識之深切詳明矣。而舉世猶紛紛淆亂，似皆不知二千年前已有此博大精微之法門者，何也？豈闡揚宣說者之乏其人耶？抑名句幽隱，篇什汗漫，領解之匪易耶？或溺於邪見，偏執阻其慧路而不能進修耶？離斯數者，更或曰捨法相唯識學，可以得乎現實究竟者，吾敢斷其說之妄也。苟有人焉，成就總持，具足方便，採法相唯識之精要，發爲簡易明暢之文辭，其爲時俗所謬尊之學，而假定爲達乎現實之域者，亦擇其說之不背於法相唯識，亦卽不背於現實者，折衷而裁量之，集爲一編，庶乎契當世之機，而誘其研習之興也。今幸其人已於太虛法師見之，其書亦幸於法師所着之法相唯識學概論見之矣。今而後欲證得現實而尙不知習法相唯識者，是棄本逐末之流，烏足與語於現實之道哉？

甲戌暮冬，師樊沙門密林謹啟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法尊

竊以色塵有見有對，智者猶難窺其邊，况夫心識無形無像，凡愚何能達其際？至若萬有之本原，宇宙之組織，去來之遷流，斷證之行果，現象虛實，本質空有，自變共變，染識淨識，唯屬大覺之親證，徧智之獨境也。若以凡心臆度，分別猜擬，或謂神造，或曰虛無，或計唯物元子而無心，或執唯心主觀而撥物，理性謂共同之心，直覺曰生命之流，莫知之物如，存疑之感事，詹姆士之廣大經驗，叔本華之盲目意志，邪執紛競，固亦宜然。至於舉其執，破其謬，解其疑，明其理，此論蓋詳盡矣。惟法相之與唯識，法謂萬有，相乃體相，其中或有為無為，有漏無漏，廣六百餘，次攝為百，瑜伽集論等決擇已極。然綜其所說，無非為證明全宇宙人生之本相，以作修證取捨之所緣而已矣。唯簡離心之外境，亦即破法我執之所執也；識明能變之內因，亦即立真空智之所依也。良以凡情於無計有，迷其能變，執為境實，在唯識學名曰法執，依之而有人執煩惱，造業流轉，如幻如化之苦，於無所受中而無不受也。若能達乎萬法皆不離識，依多聞熏習，緣法義為境，以四種尋思四如實智，漸修止觀，殄除法執，加以三練磨心，斷四處所，六度成熟佛法，四攝饒益有情，經歷資糧加行見修究竟，攝大乘成唯識等論之至矣。然總其所說，重在明理修行斷障證果，故為法相之所宗，亦即佛法之旨歸也。獅子賢論師嘗論之曰：『其造論也，必有所詮，或明境或談行或述果，若單明境而離行果，則不知何修何證？斯乃無義之談也。』造論既爾，宗亦宜然。若離唯識而專以述法相為宗，且不知何為法我執之所執，如何而能破？况云修行及證果哉？故大師云：『法相示唯識之所現，而唯識所現即一切法相，唯識立法相之所宗，故法相必

宗唯識。』然於佛法之總綱，或一宗之大義，未得整個之概念及斷章取義者，固不足以語斯語，亦無望其能悟唯我大師之後學，願當三復斯言！

民國二十三年釋迦如來成道日。弟子法尊序於縉雲山雙柏精舍。

法相唯識學概論序

妙觀

余別虛公四年矣。二十三年冬至，虛公招游雪竇，攀覽既歸，出法相唯識學概論相示。余昔聞時賢分「法相」「唯識」學爲二，心有未安，今讀是論，乃歎定名之允當。吾國譯經至唐極盛一時，學者羣趨於文字。禪宗崛起，直指自心，遂束之藏於高閣，於是法相唯識成絕學者數百年。清末得佚書，正可一救空疏儻侗之弊，乃學者探討愈深，心量愈狹，甚至謂「唯識教」外，唯「小乘」與「般若」，其餘皆非佛說。雖違犯菩薩戒，亦不之惜。甚矣國人之不善學也！故有人謂唯識學昌明，則佛法之絕滅不遠。蓋其繁細之說，是非至不易辨，既足以破人對他宗之信仰，而本宗則獨詳於「境」，學之既久，不得身心之受用，徒起堅固之門諍，則人將厭棄之。正法不振，極淺至近之邪說外道，反得以倡行。印度前車，可爲殷鑒！吁，是豈「唯識學」之咎哉？獨虛公本慈悲之心，運廣大之願，見學者多趨於法相唯識之學，則以之融佛法之全部，且舉世出世法而決擇之，使能緣「境」起「行」，由「行」得「果」，不終因說食數寶之途。如是法相唯識之學，乃誠哉其爲妙法矣。夫佛法者，藥也，衆生之病既變，則藥亦隨之而變。所不變者，原則而已。故契師之論，密於慈氏，慈氏之說，詳於釋尊。今科哲繁興，又非契師之時，虛公此論，不啻將舊有藥方加以整理，又從而發明之，較之專持古方以醫時症者，不可同日語也。余此行得觀千丈巖之瀑布，因會孔子「逝者如斯」之言。又於妙高台，禮石奇禪師之塔，且讀其碑。因跏坐石上，默誦般若，「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句而供養之，自以爲一時之快。歸讀此論，感虛公之利樂有情，不禁隨喜，又覺前之所謂快